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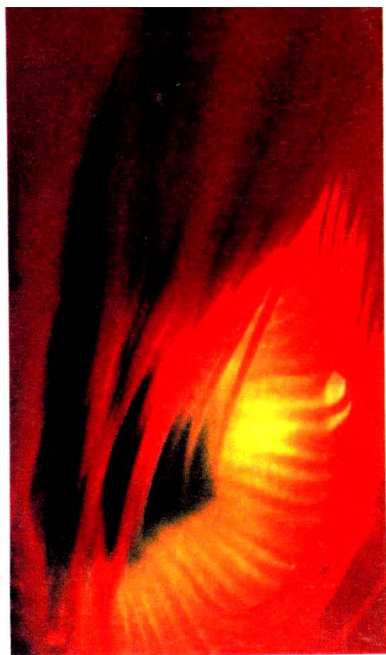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季羨林

花 潮

李广田

●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花 潮

李广田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 谷向阳主编.
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` (2003) 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花潮 李广田 著

责任编辑: 王保华

封面设计: 龙震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 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I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 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季羨林

执行主编：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：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李广田】（1906～1968）号洗岑，曾用笔名黎地、曦晨等。山东邹平人，因家境贫寒，从小由王家过继给舅父，改姓李、名广田。1923年考入省立师范学校，曾因介绍进步文学作品被捕入狱。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，学习英、日、法文。1930年4月在《未名》半月刊终刊号发表第一篇散文《狱前》。1935年大学毕业后回济南某中学任教。与卞之琳、何其芳以“汉园三诗人”著称，并于1936年出版诗合集《汉园集》。1936年先后出版散文集《画廊集》、《银狐集》，向人们展示了作者“朴野的小天地”的生活画廊，描绘了一些受旧社会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。1939年出版《雀蓑记》。这三本散文内容大体相同，情调较为一致，属早期作品。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，经湖北流亡于西南各地，先后在一些中学和西南联大、南开、清华任教，并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。其间有散文集《圈外》（1942）、《回声》（1943）、《日边随笔》（1948）及短篇小说集《金坛子》（1946年）、长篇小说《引力》（1947）出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把主要精力投入教育事业，先后在清华大学、云南大学任职，兼及散文

创作，并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，除发表有《花潮》、《山色》等散文外，还整理]出版了《阿诗玛》、《线秀》等长篇叙事诗。“文革”初期即受迫害而致死。他还有散文选《灌木集》（1944）、《散文三十篇》（1956），和其他多种文学论著出版。其散文以叙事兼抒情为主，有乡土气息和真诚的想象，“在浑厚中显出丰腴，在素淡中含有情思，自有一种动人的魅力。”（林非《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》）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山色	(1)
山之子	(5)
花潮	(14)
雪浪	(19)
回声	(21)
力量	(27)
根	(32)
两种念头	(36)
没有太阳的早晨	(40)
宝光	(52)
通草花	(55)
荷叶伞	(57)
井	(59)
蝉	(61)
天鹅	(67)
无名树	(72)

❖❖❖❖❖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❖❖❖❖❖❖

秋 (75)
柳叶桃 (85)
最完整的人格 (94)
谈幼稚 (107)
谈文艺欣赏 (111)

THE

果

山 色

“山色朝暮之变，无如春深秋晚。”

当我翻开一本新书，坐在窗前遥望西山景色的时候，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这句话。

可是，这是冬天。

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，冬天看山，却另是一番可爱的景色。教书先生总喜欢到处批批点点，记起从前，一个人住在泰山下边的一所学校里，仰望泰山高处，颇想举起手中的朱笔，向南天门轻轻点去。此刻，我也想挥毫书空，给昆明的西山批上两个字的评语：明净。没有到过昆明的人，总以为这地方四季皆好，在这里住久了的人，却以为冬天最美。冬天无风无雨，天空最高最蓝，花色最多最妍，滇池五百里，水净沙明，山上无云雾，数峰青碧。说西山如睡美人，也只有这时候最像，偶然一抹微云，恰如一袭轻纱，掩映住它的梦魂，或者如一顶白羽冠冕，罩住它那拖在天边的柔发，只是更显出山色妩媚罢了。

一片阴影掠过我的眼前，记忆把我拉回到十几年前的一个黄昏。那是最黑暗的时代，冬天，刮着冷风，自朝至暮，黑云压城，到了日暮时刻，竟然飘起大片大片

一点暖气，它听到这里有人的声音，它看到黄昏中这里有灯火荧荧。我想告诉它，你不必徒劳，你连那个古老的城门也进不得，更何况那些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，那些雕梁画栋的宫殿、禁地。“寒山一带伤心碧！”它到底无可奈何，它大概已经冻僵了，已经冻死在滇池边上了。

现在，坐在窗前，看着这一幅明净的山水画图，想起过去这些遭际，确实感到奇怪。我自己问自己：难道这是真的吗？大概不是真的，也许只是一个梦，可是梦，岂不也是真的吗？

日光从楼角转过去。西山的轮廓显得更清楚了，它好像是画在那里的，又好像是贴在那里的。蓝蓝的天空，一点云影也没有，整个世界都安静，可是就在这静中，我感到一切都欣欣向荣，鼓舞前进。明天一定又是好天气，早起来第一眼就可以看见山脚下海水边那一片“赤壁”，在晨光熹微中，照得云蒸霞蔚，真个是“赤日石林气，青天江海流”，整个一座山都会活起来的。就是此刻，就像我第一次认识它似的，我感到它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。滇池水在它的脚下，画出了一匝银线，“远水非无浪”，我只是听不见拍岸的水声，却想象，西山已经被滇池浮起来了，它仿佛一只船，正在岸边上挽着。睡美人，我看见你的嘴唇轻轻翕动，你的胸部微微起伏，我已经听到你的呼吸。你大概正要说话，说出你过去的噩梦，和你醒来后看到的一切，正如那个“听石头的人”，那个古代艺术家，从一块石头中所曾听到过的；我也听到一个苏醒的生命从石头深处发出声音说：“我在这

里，和大地一同复苏，一同前进。”

西山，你现在大概不会再要求到城里来了吧，社会主义的新城市，已经延伸到你的身边，你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，你使这个美丽的城市显得更加美丽了。

我的视线重又落到我翻开的书页上，上边写的是“对立的统一”、“从量变到质变”。不错，山与水，高与深，静与动，形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画，正是对立的统一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阴冷的昨天到阳光灿烂的今天，是由量变到质变。

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62年5月号

山之子

住在“中天门”的“泰山旅馆”里，我们每天得有方便，在“快活三里”目送来往的香客。

自“岱宗坊”至“中天门”，恰好是登绝顶的山路之一半。“斗母宫”以下尚近于平坦，久于登山的人说那一段就是平川大道。自“斗母宫”以上至“中天门”，则步步向上，逐渐陡险，尤其是“峰回路转”以上，初次登山的人就以为已经陡险到无以复加了。尤其妙处，则在于“南天门”和“绝顶”均为“中天门”的山头所遮蔽，在“中天门”下边的人往往误认“中天门”为“南天门”，于是心里想道这可好了，已经登峰造极了，及至费了很大的力气攀到“中天门”时，猛然抬头，才知道从此上去却仍有一半更陡险的盘路待登，登山人不能不仰面兴叹了。然而紧接着就是“快活三里”，于是登山人就说这是神的意思，不能坐下来休息，且向神明致最诚的敬意。

由“中天门”北折而下行，曰“倒三盘”，以下就是二三里的平路。那条山路不但很平，而且完全不见什么石块在脚下坎坷绊绊，使上山人有难言的轻快之感。且随处是小桥流水，破屋丛花，鸡鸣犬吠，人语相闻。山

家妇女多做着针织在松柏树下打坐，孩子们常赤着结实的身子在草丛里睡眠，这哪里是登山呢，简直是回到自己的村落中了。虽然这里也有几家卖酒食的，然而那只是做另一些有钱人的买卖，至于乡下香客，他们的办法却更饶有佳趣。他们三个一帮，五个一团，他们用一只大柳条篮子携着他们的盛宴：有白酒，有茶叶，有煎饼，有咸菜，有已经劈得很细的于木柴，一把红铜的烧心壶，而“快活三里”又为他们备一个“快活泉”。这泉子就在“快活三里”的中间，在几树松柏荫下，由一处石崖下流出，注入一个小小的石潭，水极清冽，味亦颇甘，周有磐石，恰好作了他们的几筵。黎明出发，到此正是早饭时辰，于是他们就在这儿用过早饭，休息掉一身辛苦，收拾柳筐，呼喝着重望“南天门”攀登而上了。我们则乐得看这些乡下人朴实的面孔，听他们以土音说乡下事情，讲山中故事，更羡慕从他们柳篮内送出来的好酒香。自然，我们还得看山，看山岭把我们绕了一周，好像把我们放在盆底，而头上又有青翠的天空作盖。看东面山崖上的流泉，听活活泉声，看北面绝顶上的人影，又有白云从山后飞过，叫我们疑心山雨欲来。更看西面的一道深谷，看银雾从谷中升起，又把诸山缠绕。我们是为看山而来的，我们看山然而我们却忘记丁是在看山。

等到下午两三点钟左右。是香客们下山的时候了。他们已把他们的心事告诉给神明，他们已把一年来的罪过在神前取得了宽恕，于是他们像修完了一桩盛业，他们的脸上带着微笑，他们的心里更非常轻松。而他们的身上也是

轻松的，柳篮里空了，酒瓶里也空了，他们把应用的东西都打发在山顶上，把余下的煎饼屑，和临出发时带在身上的小洋针、棉花线、小铜元和青色的制钱，也都施舍给了残废的讨乞人。他们从山上带下平安与快乐在他们心里，他们又带来许多好看的百合花在空着的篮里，在头巾里，在用山草结成的包裹里。我们不明白这些百合花是从哪里得来的，而且那么多，叫我们觉得非常稀奇。

我们前后在这里住过十余日，一共接纳了两个小朋友，一名刘兴，一名高立山。我几时遇到高立山总是同他开一次玩笑：“高立山，你本来就姓高，你立在山上就更高了。”这样喊着，我们大家一齐笑。

忽然听到两声尖锐的招呼，闻声不见人，使我觉得更好玩。原来那呼声是来自雾中，不过十分钟就看见我那两个小朋友从雾中走来了：刘兴和高立山。高立山这个名字使我喜欢。我爱设想，远游人孑然一身，笔立泰山绝顶被天风吹着，图画好看，而画中人却另有一番怆恨。刘兴那孩子使我想起我的弟弟，不但像貌相似，精神也相似，是一个朴实敦厚的孩子。我不见我的弟弟已经很久了。我简直想抱吻面前的刘兴，然而那孩子看见我总是有些畏缩，使我无可如何。

“呀！独个儿在这里不害怕吗？”

我正想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已同声这样喊了。

我很懂得他们这点惊讶。他们总以为我是城市人，而且来自远方，不懂得山里的事情，在这样大雾天里

然独立，他们就替我担心了。说是担心倒也很亲切，而其中却也有些玩弄我的意味吧，这个就更使我觉得好玩。我在他们面前时常显得很傻，老是问东问西，我向他们打听山花的名字，向他们访问四叶参或何首乌是什么样子，生在什么地方，问石头，问泉水，问风候云雨，问故事传说。他们都能给我一些有趣的回答。于是他们非常骄傲，他们又笑话我少见多怪。

“害怕？有什么可怕呢？”我接着问。

“怕山鬼，怕毒蛇。——怕雾染了你的眼睛，怕雾湿了你的头发。”

他们都哈哈大笑了。笑一阵，又告诉我山鬼和毒蛇的事情。他们说山上深草中藏伏毒蛇，此山毒蛇也并不怎么长大，颜色也并不怎么凶恶，只仿佛是石头颜色，然而它们却极其可怕，因为它们最喜欢追逐行人，而它们又爬得非常迅速，简直如同在草上飞驰，人可以听到沙沙的声音。有人不幸被毒蛇缠住，它至死也不会放松，除非你立刻用镰刀把它割裂，而为毒蛇所啮破的伤痕是永难痊愈的，那伤痕将继续糜烂，以至把人烂死为止。这类事情时常为割草人或牧羊人所遭遇。

“毒蛇既到处皆是，为什么我还不曾见过？”

“你不曾见过，不错，我当然不会见到，因为山里的毒蛇白天是不出来的，你早晨起来不看见草叶上的白沫吗？”说这话的是刘兴。

这件证明颇使我信服，因为我曾见过绿草上许多白沫，我还以为那是牛羊反刍所流的口涎呢。而且尤以一种叶似

竹叶的小草上最常见的白沫，我又曾经误认那就是薇一类植物，于是很自然地想起饿死首阳山的两个古人。

高立山却以为刘兴的说明尚不足奇，他便以惊讶的声色告诉道：

“晴天白日固然不出来，像这样大雾天却很容易碰见毒蛇。”

刘兴又仿佛害怕的样子加说道：“不光毒蛇呀，就连山鬼也常常在大雾天出现呢。”

他们说山鬼的样子总看不清，大概就像团团的一个人影儿。山鬼的居处是巉岩之下的深洞里。那些地方当然很少有人敢去，尤其当夜晚或者雾天。原来山鬼也同毒蛇一样，有时候误认大雾为黑夜。打柴的，采药的，有时碰见山鬼，十个有八个就不能逃生，因为山鬼也像水鬼一样，喜欢换替死鬼，遇见生人便推下巉岩或拉人石窟。他们又说常听见山鬼的哭声和呼号声，那声音就好像雾里刮大风。

“你不信吗？”高立山很严肃地想说服我，“我告诉你，哑巴的爹爹和哥哥都是碰到了山鬼，摔死在后山的山洞里。”

他们的声音变得很低，脸色也有些沉郁，他们又向远方的浓雾中送一个眼色，仿佛那看不见的地方就有山鬼。这话颇引起我的好奇，我向他们打听那个哑子是什么人物。他们说那哑巴就住在上边“升仙坊”一旁的小庙里，他遇见任何人总爱比手划脚地说他的哑巴话。于是我急忙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见过他，我见过他。”这回忆使我喜悦，也使我怅惘。一日清晨，我们欲